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无名的裘德

〔英〕哈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无名的裘德

〔英〕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Thomas Hardy
Jude The Obscure

Macmillan & Co. London Pocket Edition, 1906.

无名的裘德

Wu Ming De Qiud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3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frac{1}{4}$ 插页 1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2版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02-001990-0/Z·263 定价 33.70 元

前 言

西方古代传说，天鹅死前发出的歌声最为美妙，因此通常将文学艺术家优秀的绝笔之作称为天鹅绝唱。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从一八九二年着手创作《无名的裘德》(以下简称《裘德》)并陆续在杂志上连载，于一八九五年完成并成书；一年后，他虽又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一往情深》(又译《意中人》)，但那只是他创作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的一部连载小说的修订本；自此再后，哈代重续他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早已开始的诗歌创作，并成为二十世纪初期英国诗坛的执牛耳者。就时间次第论，《裘德》是哈代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而以其思想艺术成就论，称其为天鹅绝唱是否名实相符，却非轻易可作决断。

哈代是英国十九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他出生并长期生活在英格兰西南部沿海的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市附近的乡村。父亲始为石匠，后上升为建筑业包工。哈代本人十六岁开始在建筑行业作学徒，后任建筑师助理，在半工半读中，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并习作诗歌；年近而立，开始小说创作。在当时那个维多利亚王朝(1837—1901)，社会等级森严，以哈代的家世和学历背景而欲跻入作家之列，并非易事。他是先以一部爱情——阴谋——凶杀——侦破为内容的情节小说《计出无奈》(1869—1870)打入了文坛，不久转为专业创作，先后共发表长篇小说十四部，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他不如十九世纪前期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等那样幸运，作品甫问世，即能得到交口称赞。他的小说，大多面

DP74 63

临毁誉不一的待遇；但又总是始而毁多于誉，继而毁消誉长，渐受肯定。这一规律，对于《裘德》，更加符合。形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在哈代以无名小卒而渐成著名作家之后，则不能再归咎于评论界和读者群的势利眼光，而在于作品内容和形式本身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及普遍的阅读口味一时难以协调。

类似《德伯家的苔丝》(1889—91)、《卡斯特桥市长》(1884—85)、《还乡》(1877—78)、《远离尘嚣》(1873—74)等相当部分哈代小说，《裘德》主要反映中下层社会人的生存奋争和精神追求，探讨在这些重要的人类活动中，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哈代在本书第一版的《原序》中，对这一意图阐述得十分明确。

这部小说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索：裘德对事业的追求以及他和淑·布莱德赫对爱情，或称理想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小说表现了他们为实现这两种人生重大理想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习所进行的坚忍不拔的抗争。但是这两条线索在小说中又并非齐头并进平行发展，而是时时交错纠缠，从而深入一步揭示了事业与爱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难以调和的冲突，以及主人公为缓解这种冲突而在自身内部所作的灵与肉的斗争。这种双重线索间的复杂关系，又大大加深了这部小说比哈代的其他大多数小说复杂费解的程度。

在哈代所有的长篇小说中，《裘德》又是时间跨度较长的一部。故事开端，男主人公仅十一岁，父母双亡，贫困孤苦而又多愁善感，但幼小心灵中已深深埋下了求索上进的宏志大愿。他初为乡村面包店小厮，后为石匠学徒，在艰苦劳作之余，摸索自学，排除重重障碍，来到他视为知识圣地的基督寺(影射牛津)，但却只能以石匠之身久久徘徊于高等学府广厦深院的大门之外，甫届三十，壮志未酬而身先死。裘德的这番经历，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乡村教育逐渐普及后有知识的一代青年劳动者要

求改变自身地位的图影。淑作为继承父业的圣像工艺师和受过师范教育的青年女子，社会地位与裘德大同小异。不过身为女性，她的思想言行更体现了当时英国已经萌动的女权运动，而在气质上，她更比裘德多一番接受新思潮的敏锐激进；逊一筹抵挡恶势力的勇敢执著。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类型的青年男女，经过自我奋斗，向来不乏成功之例，但终属凤毛麟角；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制约，即使付出高昂而又惨痛的代价，也终难如愿。哈代以他自称的“诚挚派”小说家的态度，塑造了这一对失败者，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社会批判的力度。

恋爱、婚姻以及两性关系的追求，是通过裘德与艾拉白拉和淑的三角关系这一古老的模式体现的。裘德与淑之间“心灵相感相通”的关系以及他与艾拉白拉之间纯肉体的关系，二者高低、雅俗泾渭分明，特别是淑与裘德再加上小时光老人共同实践的不受宗教、婚姻制度束缚的成年男女与儿童的生活组合，在哈代所处的时代，又是一种崭新的、具有划时代特征的探求。它与当时的社会风习、婚姻制度、宗教观念相抵牾，最终以生命（在裘德方面）和终生遭受折磨（在淑方面）为代价，其社会批判的力度，也更为突显。

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与观念中，又称“女人祸国”。这在文学、历史与实际生活中，本来也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命题，但悠长的人类文明早已证明，它并非绝对无可避免的普遍规律。《裘德》一书中，这一矛盾的无可调和，则具有其社会的和阶级的必然性：如果裘德起初不是一贫如洗而又缺少教养的孤儿，多半不至于懵懂之间与艾拉白拉成就那种低级粗鄙的婚配，一时中断了他的学业，并毕生阻碍了他的前途；如果裘德和淑在两性关系方面的实践不为习俗与宗教视作非礼和罪恶，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导致失学失业、流徙不居，更不

会促成下一代——小时光老人以及其他两个幼儿——那场耸人听闻的惨剧。对于这一矛盾，男女主人公最终都有自觉的认识，在小说最后一部的倒数第二、三节里，他们曾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思想行为先行了五十年——这正是以推理反证方式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否定与批判。

灵与肉的斗争，是文学艺术中与人类现实生活中又一个古老的命题，而且从它一开始进入古典哲学与宗教哲学的领域，就赋有神秘甚至迷信的色彩。时至近代，人类才对它逐渐更多地朝向二者的结合而不是斗争的方向去思考和实践。裘德短暂一生所作的灵与肉的殊死斗争，主要表现在他与艾拉白拉反复再三的离合之间；其次也表现在他与淑初期转闪腾挪的恋爱和同居关系上。这些情节，实际上也表现了一定时期固有的观念意识，对人类天然本性的压抑和束缚（在裘德与淑之间）以及由此压抑束缚派生的扭曲（在裘德与艾拉白拉之间）。这又是这部小说社会批判的一个补充方面。

哈代始终是一位不断探索、力求创新的小说家，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都具有独特多变的风格。他将自己小说的背景，统统置于英格兰西南部中古维塞克斯王国一带，并号称自己的小说为维塞克斯小说。在维塞克斯小说总集出版时，他又将自己的作品分门归类，其中最重要的一类，他自称为“性格与环境的小说”，除《裘德》之外，还有《德伯家的苔丝》、《林居人》（1886—1887）、《卡斯特桥市长》、《还乡》、《远离尘嚣》，总计六部。它们都是在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冲突关系及其悲剧结局中实现哈代所明确提出的“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的创作意图。但是由于受哈代世界观和艺术观中命运决定论的影响，他在这些作品中，将悲剧的罪责归咎于现实社会之余，往往又添加了一个“冥冥之中的主宰力量”。《裘德》则超越于这些小说之上，通过男

女主人公之口,对当时实际存在的社会制度、风习屡作明确的谴责。正因如此,这部小说发表之初,那些满足于维多利亚时代实际存在秩序的“有识之士”,竟视这部作品为大逆不道,有位激烈反对此书的主教,甚至将它付之一炬。

哈代在他的文学笔记里曾称《裘德》在他所有小说中,与他个人生活关系最少。其实这只是说,书中的具体情节,并不取自他本人的生活事件。哈代的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则认为,此书带有相当大的自传性。裘德自学攻读希腊语文,刻苦钻研古典文学及宗教哲学,正是哈代早年刻苦自学的体验;裘德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哈代婚前与表妹特莱芬娜·斯巴克斯和他晚年与几位社交界女士感情纠葛,以及他与第一位太太爱玛不幸婚姻生活的折射。由于哈代对主人公身世具有感同身受的基础,因此能使这部小说又显出别有一番的质朴淳厚,与《德伯家的苔丝》、《林居人》、《还乡》等那些从传统手法看来艺术上已臻成熟的小说相比,《裘德》少有哈代着意表现的地方特色、描绘人物外形、渲染浪漫情爱的那些缤纷色彩以及嘲讽人生的诙谐幽默。但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见闻深广、技巧纯熟的年近七旬的小说家,主要通过塑造裘德和淑这样一对比哈代大部分主人公拥有更丰富文化素养和时代先进思想的青年男女,以及平实的白描和陈叙,再加上关键时刻的作者点评,为这部作品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正因如此,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教育、等级与婚姻制度和宗教问题,而且还有两性生活方式、妇女权利、破碎家庭、早熟儿童等等很多与二十世纪相关的新课题。也正因如此,有些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沉闷、冗繁,有掉书袋之虞;一些哈代同时代的读者和评论者更视其超前思想可厌可憎,荒诞不经。而当代的文学史家则将它视作哈代最伟大的作品。或许,哈代对这部小说发表之后的遭遇早有预见,期刊连载之初曾为它取名《傻角》,其中的反讽

意味一目了然。哈代不仅在本书通过男女主人公之口说出他对自己作品中超前意识的自觉,而且在一九一二年为他的另一部小说《贝姐的婚事》(1875—1876)写序时,还曾明确提出那部小说“早出版了三十五年”。

像其他许多基本属于传统的哈代小说一样,《裘德》也有首尾一贯的情节和布局完整的结构,但是与他那些过于注重设计曲折情节和巧合事件的小说不同,这部作品更为注重整体构思的匀称。仅仅主人公一生活动的六个主要场景(其中的基督寺是二度使用),就像剧本的分幕一样,简捷地解决了全部作品的起承转合。随着人物的辗转流徙,情节也运作得自然流畅。哈代往常偏好的巧合事件,在这里的利用率也低。对话与内心独白的运用,更使这部小说显出接近戏剧作品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心理描写与心理分析的重要手段;而裘德与淑这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之间的对话,更是内心独白的一种外化。少年裘德登上“棕房子”远眺基督寺时亦幻亦真的观感,他初到基督寺徜徉神游大学城街头所作的白日梦等等,也都是作者表达人物深层意识活动和潜意识活动的尝试。而有关裘德与艾拉白拉、淑与费劳孙以及裘德与淑之间多种类型两性关系的处理,哈代所采取的坦率直露态度(其中并不掺杂任何低级淫秽的成分),更大大超过了他的同代作家而接近二十世纪。这些,又给我们一种启示:产生于十九世纪最后五年中的这部名作,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渗透着“现代”意识,而且在艺术上,也向现代主义试探着伸出了触角。

张 玲

1994年2月

北京双榆树

字句叫人死*

* 引自《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字句叫人死，精意叫人活。”本书第六部第八章亦引此句。

原 序

这部小说,因为必须先期刊上发表^①,所以它以现在的样子问世的日期,就不得不大大延缓;它的历史,简单说来如下。从一八八七年起,就有了一些札记了,到了一八九〇年,根据这些札记,作出了全书的计划,其中有的情节,是这一年里一个女人的死亡所提供的。^②书里的背景,于一八九二年重新访问过。提纲式的叙述,是一八九二年全年和一八九三年春天作的,详细的叙述,像现在这样,则是由一八九三年八月开始,一直继续到一八九四年。那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全部手稿(除了几章)都交到出版者的手里了。那年十一月月底,以分期连载的形式在《哈泼氏杂志》^③上开始发表,以

-
- ①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长篇小说多采用在杂志上连期连载的方式发表,然后汇辑成书出版。这种方式使作家受到一些限制。因杂志多为家庭(特别是妇女)读物,不能有任何“不雅”情节(这就是本序第二段里说的各种原因之一),且每期须“卖关子”,以引起读者读下期之兴趣。但此为当时通行办法。所以英国诗人布伦顿在他给哈代作的传记里提到《裘德》的时候说:“哈代不得不面临当时一个职业小说家所必作的事,把他这部小说设法以杂志连期连载的方式发表。”
 - ② 哈代在他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写道:“一个青年的故事——‘他了不起牛津大学’——他的奋斗和最后的失败。自杀。有些事应该指给世人看,而我就是指给他们看的人。”“一个女人的死亡”,可能是哈代的表妹特莱芬娜·斯帕克斯。哈代于一八九〇年有《忆芬娜》诗。纪廷司在他的《哈代后半生》里对此有较详分析。
 - ③ 《哈泼氏杂志》:美国一家杂志,始于一八五〇年,为综合性杂志,初广载英人著作。一九〇年后则多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著作。《裘德》是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到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分期在《哈泼氏杂志》上发表的。

后按月续出。

但是，这部小说，也和《德伯家的苔丝》一样，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需要稍加删节和改动。^① 现在这一版，才是以它原来写成的样子，第一次全部问世的。由于书名难以早日决定，发表的时候，用的是临时的名字^②——实在说起来，这样的名字曾连续用过两个。后来才决定采用现在这一个，因为总的说来，那是最好的一个，但那却也是最初想到的一个。

这部小说，本来只是作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为成年的男男女女写的；它只企图把那种会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爱之后而来的悔恨和愁烦、讪笑和灾难，直率坦白地加以处理；把一场用古代耶稣门徒拚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作的生死斗争，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把一个壮志不遂的悲惨身世，切割沉痛地加以诠释：既是作者只是以这样的身份，对这样的读者，作这样的企图，因此他感觉不到，他这本书在写法方面，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

《无名的裘德》，也和作者笔下以前的产物一样，只是尽力想把一系列表面现象或者个人感觉，连贯成形，穿插成书就是了；至于这些现象或者感觉，前后一致呢，还是前后龃龉呢？能垂之久远呢，还是只昙花一现呢？这些问题，作者都认为无关宏旨。

托玛斯·哈代

1895—1902年

-
- ① 《裘德》的改动，可从此书的手稿上见之。至于《苔丝》之改动，例如《苔丝》第二十三章里原说，男主角克莱把四个挤奶青年女工，抱过路上一片泥塘，但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却得改为用手车把她们推过泥塘，即删节改动之一端。
- ② 《裘德》第一期在《哈泼氏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名为《傻角》。后以与另一作家的小说有重名之嫌，第二期改为《胸次块垒涌》。全书出版时，才定名为《无名的裘德》。

跋

十六年前，这一部书，连同前面所给的那篇解说性序言，刚一发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就随之而来；我们现在可以用一息之间回顾一下，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原来这部书出版不过一两天，书评家就对之大放厥词，他们所用的调门儿，连《德伯家的苔丝》当时所受到的，都无法和它相比，虽然众声齐唱之中，也有两三位唱反调的。这部小说在英国所受伐鼓彭彭的礼遇，马上就通过电缆传到了美国，于是大西洋那一岸上，乐声继起，越奏越响，尖锐高亢，使这场演奏声势增强。

据我自己看来，这番攻击之中可怜可叹的情况是：故事的大部分——那就是，说到两个主人公的理想遭到破灭的那一部分，并且是我自己特别感到兴趣、实在也几乎是我自己唯一感到兴趣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就等于这两国充满敌忾之气的报章杂志都没看在眼里；它们几乎唯一阅读、注意的地方，大约只有二三十页，写的都是一些不足称道的琐碎情节，只是由于要使叙述能够完整，要把裘德一生中的矛盾表而出之，才不得不承认这些情节不可缺少。说起来也很令人纳罕，一个想象离奇、结构怪诞的故事^①，本来前些时候在一份家庭读物上发表过，次年重印又继续从好几方面，惹起了同样的怒诟痛骂，一齐落到我的头上。

^① 这是哈代另一长篇小说，叫作《一往情深》，于一八九二年在《插图伦敦新闻》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一八九七年全书出版。

关于《裘德》初印成书的不幸遭遇，说到这儿就算够了。紧接着报章杂志上那些判决定讞之后，这部书又一度遭到了不幸，原来一位主教把它付之一炬^①——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把我这个人付之一炬，^②绝望之下才迫而出此吧。

于是有人发现，《裘德》原来是一部合于道德的作品——对于一个棘手吃力的主题，经过苦心孤诣，规行矩步的处理——其实作者在序言里，自始至终，无时无刻，就没有不说它是那样的。这样一来，有好多人对我一反诟骂之腔，于是事情告一段落。这件事对于人类的行为，据我所能发现的，概无影响，它唯一的影响，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这番经验，把我继续写小说的兴致完全治得断根绝迹了。^③

这场墨诛笔伐的狂风暴雨，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事项，其中之一是：一位美国文人，对于自己的智愚贤不肖并不粉刷文饰，所以告诉我，说他看到了那些激昂愤慨的批评，欲一知其究竟，就买了一本这部小说；他往下读了又读，一心纳闷儿，不知道有害之处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后来终于一面大骂那些混帐书评家诱他上当，叫他白花了一元五角钱，买了一本他很高兴，认为得说是“合于宗教，不违道德的论著”，一面把书从屋子这一头扔到屋子那一头。

我非常同情他，同时对他老老实实地保证，这些歪曲误人的表现，并非我和他们狼狈为奸，设下的圈套，以图在订阅当时那些杂志的人们中间，推广我这本书的销路。

① 维克斐勒得主教郝，在《约克邮报》上宣布，把他那本《无名的裘德》焚毁了，并唆使斯米士流通图书馆，把这部书从馆里剔了出去。

② 英国中古，直至文艺复兴初期英国嗜杀成性的女王玛利，对所谓“异端”，都处以活活焚死之刑。

③ 哈代发表《无名的裘德》之后，未再写小说。他的传记里曾记载过，说“我何必站出来，让人当枪靶子射击呢”。

另外还有一件事：原来有一位女士^①，先在一份流行全球的杂志上，用小标题的办法表示深恶痛绝，发表了一篇深有影响的文章，以发泄她对这部书的厌恶嫌憎；发表了不久，又写信给我，说她渴望和我结识。

但是我现在还要回到我这部书那儿。在这个故事里，我既然用了婚姻法律，作为造成悲剧的大部分机括，而且故事里家室方面的大势，又趋向于表示：人为的法律应该只确切不移地表达自然的法律，像狄得罗^②说的那样（不过，这里附带说一下，这种说法儿，需要加以一些限制），因此，从一八九五年起，就有人控诉我，说在我们英国，婚姻这个主题，弄得像“久陈货架、尘封垢污”的样子（这是一位富有学识的作家前几天叙其特点所说的），得由我负很大的责任。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那时的意见，如果我记得不错，和我现在的意见，完全一样，那就是，一档子婚姻，一旦对双方不定哪一方，变得残酷暴虐，那就应该马上把它解除（因为变成那样，从基本上说，并且从道德上说，那种婚姻就不成其为婚姻了）；同时婚姻这个主题，好像可作一种良好的基础，来构成悲剧故事，因为它的特殊情节，都含有极大的普遍意义，把这种情节加以阐述，那婚姻本身就足供述说一气的了；而且还可以希望，能于其中找到某些亚理斯多德说的净化作用^③。

① 这是珍奈特·吉勒得。她在《纽约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无名的裘德》几乎是我读过的书里最坏的一部。”又说：“我看完了这篇故事，把窗户打开了，以使新鲜空气透进。”

② 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狄得罗在《百科全书》里写的《论自然的法律》那一条，就是这种说法。

③ 亚理斯多德在他的《诗学》第六章第二段里说，“悲剧……通过怜悯与恐怖，使这类感情得到净化。”“净化”原文为 *catharsis*，或译为“宣泄”。看悲剧的人，看到悲剧里所表现的怜悯和恐怖，自己也生出同样的感情，因之自己同样感到净化或宣泄。

一直到二三十年以前，没有经济条件而就想在高文典册中求得知识，是困难重重的。这种困难情况，我也同样利用了。不过有人告诉我说，有些读者读到那些情节的描写，认为我那是攻击古老尊严的学术机构，同时还告诉我，后来拉斯钦学院^①跟着成立了，应该叫它是无名的裘德学院才对。

人类的本能，和那种本身朽烂、令人烦厌的模式，本来不能适应；生扭硬扯，使之适应，只能造成悲剧。把这种情节惨淡经营作成一种艺术品，永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也别冤屈了卜露狄尔^②和那位纵火焚书的主教，他们的意思好像只不过是：“我们不列颠人厌恨抽象的概念，而我们要把我们祖国所有的这种特权，尽量行使。你给我们描绘的图形，也许并没有什么不真实的，或者没有什么不常见的，或者甚至没有什么不合艺术法则的；但是那样的人生观，我们这些靠习俗常规而欣欣向荣的人，却不能允许你来描写。”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说到各种婚姻场景，虽然正“碰到点子上”，虽然有位可怜的女士^③，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尖声喊叫，说一个邪恶的反婚姻联盟正活动起来，但是订立著名的契约——我的意思是说，举行教会的圣事^④——仍旧亨通兴

① 拉斯钦学院，通称劳工学院，在牛津，但不属于牛津大学。于一八九九年由两个美国人，弗露门与比厄德创办，专为工人求学之地。学制二年，各科几俱备。拉斯钦(1819—1900)为英国美术批评家，他后半生专注于经济及劳工问题，主张改革。此学院之命名，即纪念此人。

② 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喷顿尼斯》里一个放言诋骂的书评家。

③ 这位女士是奥利凡特夫人，她也是一个小说家。她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在《布莱克伍德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反婚姻联盟》，痛骂《无名的裘德》，并斥哈代为自由恋爱的宣传者。

④ 一个基督徒，一生要举行几种圣事，新教一般举行五种，旧教(天主教)七种，如洗礼，坚信礼，婚礼，葬礼，领圣餐礼等。此处所说为婚礼。

盛；人人成婚，家家聘女，不管是在真正的婚姻中或者非真正的婚姻中，仍旧和向来一样，欢腾匆忙。甚至一些诚恳认真的通信者，还曾责问过作者，说他把问题在哪儿拾起，在哪儿放下，并没能指出明路来，以导致非常必需的改革。

《无名的裘德》在德国作为连载小说发表以后，那个国里一位有经验的书评家告诉作者说，现在每年都有千千万万的女人，引起人们的注意，她们都是搞女权运动的；都是些身材瘦小、面孔灰白的“单身女”，都是取得知识，获得解放，而且神经极度紧张，心情异常敏感的人，都是现代社会正培养出来的，直到现在，大部分还都只是城市培养出来的：她们都承认，她们同性别人中间，绝大多数，没有必要，得把结婚当作职业来追求，没有必要，因为她们受有许可，能“在店内”接受男人的爱^①，就自命高人一等：在这种女人之中，《裘德》的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是头一个在小说里得到描绘的。这位批评家只认为，这样一种新人物的画像，竟撻给一个男人去描绘，而没叫和她自己同性别的人去描绘，实在得算是憾事，和淑·布莱德赫同性别的人，永远也不会叫她末了彻底垮台。

这种斩钉截铁、满口应承的话，是否指日就能兑现，我说不上来。再说，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以来，中间隔了这么些年，因此除了修改几处字句而外，我对它也提不出更多的一般性批评来，不管它所包括的任何东西，是好是坏。而且没有疑问，一部书里所有的东西，可以比作者有意识地写进去的更多得多；这可以对于书有好处，也可以对于书有坏处，得看情况而定。

1912年4月

① 见本书第五部第一章。